

清宫大内侍卫

口述实录

富察建功 著



QINGGONG DANEI SHIWEI
KOUSHU SHILU

富察氏后人讲述皇室生活禁地见闻、富察家族悲欢离合



口述人之一，溥仪《我的前半生》提及的“旗人多济”
亲睹慈禧、光绪、珍妃等皇室不为人知的细节
亲历宫廷政变、庚子拳变、八国联军入侵、清帝退位
口述内宫逸闻秘事



团结出版社

清宫大内侍卫

口述实录

富察建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宫大内侍卫口述实录 / 富察建功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126-6633-7

I. ①清… II. ①富… III. ①宫廷—史料—中国—清代 IV. ①K249.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4772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6开

印 张: 11.75

字 数: 182千字

印 数: 5045

版 次: 2019年3月 第1版

印 次: 2019年3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6633-7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序

口述历史，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与社会功能，已成为现今的觉醒，它让全身的每一个细胞说话，来重塑整体。

然而历史是狡黠的，它往往用很多汹涌的波涛声东击西，混淆我们的视听，用以隐藏长流的溪水，而那些溪水，才是历史的经脉。

也许每位亲历者在历史中是细微的，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至江海，他们汇聚起来的力量，委实不可估量。

本书为最后两代紫禁城侍卫口述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由口述者后人记录并整理。他们于禁卫生涯中目睹了清末宫廷生活的林林总总，以及经历了辛酉政变、庚子拳变、八国联军入侵、清帝退位等重大历史事件。正因为此，可谓他们见证了一个家族的煊赫与蜕变、一个时代的兴盛与消亡；更见证了一段风云变幻、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晚清史。

本书作者富察建功，祖上为镶蓝旗富察氏。作者幼时武习家传武学，而此种武学便是源自满族传统的格斗术——布库。布库是以其特有的擒抱扭拉为主的一种摔跤术，融合了满汉民族武术精华。

此种格斗术，传自于作者家族的先祖，亦为本书两位主要口述人——两代乾清门侍卫富察·阿巴力翰与富察·多尔济父子。除布库外，作者亦学习了家族独有的武术——富察枪（棍）。

本书上部的口述人富察·阿巴力翰，是作者的太姥爷，出身于镶蓝旗富察氏族，族中曾有孝贤纯皇后之父李荣保和傅恒、福康安等清史上煊赫一时的人物。当时的富察氏已不若当年的辉煌，富察·阿巴力翰也只是清

代皇帝亲军善扑营的一名摔跤手，却在偶然的情况下结识了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恭亲王奕訢，并且参与了“辛酉政变”，因此功而成了宫廷禁卫中最为荣耀的乾清门侍卫。

中部的口述人富察·多尔济，是富察·阿巴力翰的长子，因身处时代交替，他的经历更为丰富、复杂。少时承父荫被选拔递补为宫廷侍卫，在其禁卫生涯中目睹了清末宫廷生活的林林总总、光怪陆离，尤其是晚清皇室的逸闻秘事。更是在风云变幻的晚清，亲身经历了庚子拳变、八国联军入侵、清帝退位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末代皇帝溥仪在其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提到执着于复国的“旗人多济”便是此人。

下部的口述人多尔奎、多尔增为多尔济的二弟、三弟，书中记述了他们在东便门之战中与入侵的联军遭遇，拼死抵抗后逃出京城，最后溃逃至西安，遇到了骇人的黑客店与真实的食人事件。当时他们对家国的担忧与对前路的迷茫之情，不禁溢于言表。

作者的姥姥、姥爷的弟弟（三姥爷）李多增（富察·多尔增）等祖辈，向作者忆述了这样一段家族史与一桩桩陈年往事。

口述历史，现今已成为人类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承载着口述者的记忆，承担着还原历史的使命，是一座最可宝贵的信息之库。

目 录 CONTENTS

上部 富察·阿巴力翰的忆述

- | | | |
|----|-------|-----|
| 首话 | 京师祭亡灵 | 003 |
| 二话 | 荣进紫光阁 | 013 |
| 三话 | 咱的恭亲王 | 018 |
| 四话 | 入宫长见识 | 030 |
| 五话 | 王朝获大胜 | 038 |
| 六话 | 漫话善扑营 | 046 |
| 七话 | 恭贤王下野 | 054 |
| 八话 | 王府吞校场 | 063 |

中部 富察·多尔济的忆述

- | | | |
|----|---------|-----|
| 一话 | 旗人多尔济 | 073 |
| 二话 | 慈禧老佛爷 | 079 |
| 三话 | 闰月遇灾年 | 087 |
| 四话 | 珍妃爱“易容” | 093 |
| 五话 | 为亲王比武 | 099 |

六话 李莲英与我	106
七话 禁地挡郡王	108
八话 旗人姑奶奶	111
九话 大清“万圣节”	115
十话 洋炮与血肉	119
十一话 毙敌禁墙外	126
十二话 西山躲联军	131
十三话 为联军“当差”	133
十四话 与洋兵比武	139
十五话 洋军官索宝	141
十六话 饿极“吃”活人	143
十七话 与联军“议和”	145

下部 富察·多尔济、富察·多尔奎、富察·多尔增三兄弟的忆述

一话 督战西便门（多尔奎）	153
二话 路遇“孙二娘”（多尔奎）	159
三话 长安见两宫（多尔奎）	161
四话 慈禧看大戏（多尔济）	163
五话 老佛爷赏戏（多尔济）	166
六话 两宫终归天（多尔济）	169

七话	慈禧与德龄（多尔济）	172
八话	溥仪遇大婚（多尔奎）	174
九话	“帝婚”与“家宴”（多尔奎）	176
十话	宣统与布库（多尔奎）	178



上
印

富察·阿巴力翰的忆述

国若没一个甲子时辰，难得强大富甲

——奕沂





富察·阿巴力翰简介

富察·阿巴力翰，作者的太姥爷，出身于镶蓝旗满洲世家。十六岁参加咸丰皇帝的『秋操』，被擢拔进善扑营做武师。凭借布库戏法，从低等武师升至三等、二等、一等、特等武师，并亲身参与恭亲王率领的『祺祥政变』建勋，遂荣升为清宫中最为荣耀的二等乾清门侍卫。因病早退后，仍在香山健锐营挂取衔做武师，并由其长子富察·多尔济承荫做乾清门侍卫。



首话 京师祭亡灵

咸丰十年（1860年），夏秋之际，我进善扑营近三年，已成为头等武师。当时的太平军起事已久，而渤海上的多国联军，乘虚而来……而早些时，在禁苑（圆明园）就近，还曾见到我朝蒙古骑兵，浩浩荡荡从蒙古兵营集结，其军伍装束多为色彩斑斓，倍显出威风凛然与不可一世，人马皆是雄壮武威。瞅到如此猛悍的铁骑，再配以号角及鼓声隆隆，我曾为此骄傲了多日。但随后的消息，却一直不利我朝。联军乘虚而入后，僧格林沁忽胜忽败，后再率蒙古骑兵与英法联军屡战不顺，只好于京东八里桥再与其决战……

联军逼近京师。咸丰爷突然秋猕热河，却只调我营百十人去随扈。当时我正在光着板儿脊梁，在东营中攀比评等，手里还抓着个对头。一听此信，便带着一身的汗臭味儿，只抓起火銃等家什，撒开腿便跟着格尔达跑出营门。连被汗水浸透的汗褙儿，也没来得及更换，便赶忙上马。我营奉上令，先为避其联军锋芒，即刻护卫各旗营老弱病残，急转往西山暂避。因消息闭塞，都急调至香山大本营后，始终不知英法联军动向与沙场局势如何。

正因是糊里糊涂在此待命，左、右俩格尔达，才大发牢骚说，因联军銃炮过于凌锐，致使我朝总败，而将来我营这些个“花架子”，不过是“前踢下巴颏儿，后弹屁股蛋儿”的踢腿本事。反正早晚都得散摊子，滚蛋走人。而祖宗的老规矩是，只有在沙场上杀敌多，才能证明你是真正的“巴图鲁”。他还屡屡妄测，弄不好我善扑营的诸类殊遇，保不齐又要被先锋营、鸟枪营或其他新营夺了去。压根这露脸儿的事，从太祖爷那儿就偏疼偏爱这些个营。

您比方说，我高宗皇上听从了能征善战、被旗人说成是“满洲岳



飞”——福康安^①的遗禀，建了能攀崖涉高的健锐营翼。而该营的薪俸极丰，连小兵犊子都超过了别营翼同等旗兵饷银。

他见我傻愣愣听着便问我道：“知道什么是虎枪营吗？”

见他问，我也只能装傻充愣道：“鸟铳上画着老虎？吓洋人的？我只知阿虎枪……”

右格尔达伯恩阿来了疯劲儿：“傻小子，连这都不懂。给我记好喽，那是从成吉思汗那传下来的，专拿老虎练兵的长枪营。那枪尖儿不大，却锋利无比，上刻小楷虎头篆书‘虎枪’二字，是一水儿白蜡杆子做料，枪脖子为防被野兽咬掉，还特意地拉了根儿牛筋皮条……”

不久，僧帅因惨败于八里桥，遂被咸丰爷罢黜帅印。我阿玛与他阿哥也因在德外阻击英法军队而受了重伤。事后，尽管僧王派人给家里送来银两、布匹及矮种蒙古马，但额娘眼睛却悬一悬哭瞎。虽看过不少郎中，但依旧是雀盲热痛的满眼犯花。最惨的是，阿叔西去，窝克（婶）也气绝哭歿。

仅在同治初年，阿玛的前兄后弟哥儿仨，也随僧帅到豫地征战。但不幸中计被围。在乱枪箭簇里，虽然没同僧帅一块儿归天成佛，却也只剩下了一条胳膊。当时的沙场过于险恶，没吃没喝地打了三天死仗，完全打昏了脑袋。实在饿得不成时，连自家人的肉也要去啃食。而从来是笑着杀敌的僧帅，最终被乱箭射伤。落马后本能保生，但一个村野小子，贪图他身上玉璧、朝珠和宝石烟坠儿，毫不客气地一刀取了他性命，还捎带脚带走了僧王的脑袋。阿玛为追僧王被砍下的脑袋，虽也遭埋伏，但只丢掉一只胳膊……只看我这一家，便见到了京城旗人的境况。旗人全体皆兵的结果，就是家家死人不断。

要说我这身功夫，该算是好样的布库戏法武师，更算是少年得志。仅

^① 福康安，富察氏，字瑶林，号敬斋，历授正白旗满洲都统，吉林及盛京将军，四川、陕甘、云贵总督。乾隆四十九年（1784）进封嘉勇侯，转任户、吏二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林爽文之乱起，台湾南北大扰，五十二年诏以福康安为大将军，领参赞大臣海兰察督师讨之。十月师至鹿仔港，先驰檄招徕，谕令归庄者无罪。十一月四日令海兰察攻八卦山，敌众奔溃。五日令舒亮统兵扬言先攻，以牵制之。翌日亲率大兵长驱援嘉义，大兵顺入嘉义，围解。继破斗六门，林爽文败逃之，逐之小半天，擒缚之。移师而南，复凤山……

水陆并进，擒之，余党悉平。台湾既平，福康安疏请募熟番，补屯丁，肃邮政，并陈善后诸事，要在习戎事，清吏治，悉从之；旋授闽浙总督。嘉庆元年（1796）卒于云贵总督任内，谥文襄，命加郡王衔，从傅恒配祀太庙。

凭一手骑射，在善扑营即是位列前端，常得上“等”评语。过去额娘说我只有力气，个子大不了哪儿去。但后来又说我长起个子来，是那一年吃黑羊羔肉吃的。记得（咸丰末年），口外的蒙古大甸子，满世界下骆驼绒没胸大雪，直昏天黑地的。被冻死的绵羊与骆驼皆拉至京城堆成座座小山。怎么吃也吃不完，把我给撑得常是打嗝儿放屁都只是羊屎球味道。遇到这会儿，哪的厨师最吃香受宠？保准是八旗镶黄回营的弟兄。

历来骁勇善战的回营军伍，一到节日，便很快被统领拆散，遂被一一请到旗民家中做大厨。他们连烧带烤的，熬炒咕嘟炖的都是羊肉。而做成的羊血肠、羊腊肠、羊暴肠和加工过的前、后羊腿，挂满了家家宅院，一进院中就能闻见羊肉与孜然味道。

我长个头正是在那一年。一回帮本旗拉送粮俸时，甭管谁见到我都会说：“啊？才一十五岁？天哪——你得单请裁缝啦！这得多费布俸啊！”在帮忙抬搬粮食时，尽管我身子是奇瘦无比，但扛起麻包粮袋来，近二百斤的物件会“刷”地飞到肩膀上，谁见后都会吃惊赞叹。其实，我那只是在帮闲，哪儿懂得这根本不用我去动手卸车？

镶蓝旗与另外七个旗一样，素依方位群居，旗营在京城西南一带。每当正月二十春起，或七月二十这几日，都会由各旗的佐领，安排专送粮俸的骡马大车，挨家来送应用之物。常是有等不耐烦的旗民，自愿帮忙卸车。但我发觉，同是旗人家，待看出富有与贫困之后，渐渐便有了隔阂。富的便开始欺人有而笑人无。而那些单独索居的，多是爵高称府的拜堂阿。而光凭各旗下豢养的数不清的奴才们，自然什么都不必操心。

当见到我也帮着卸车时，常有旗人以为我是“包衣”。因包衣奴才通常与“夸兰达”或“啊哈”“苏拉”（满语，均指最低等的奴才）等混同在一起。而在乱糟糟的旗人堆里，除了内务府直辖的包衣，敢在旗人中显贵之外，谁也不能在旗人堆里，从表面分出什么“包一包二”的。再说，我使气力不过是举手之劳，对习武之人来讲，抬抬搬搬的不该算什么。我个头过高，在人堆子里，总得低头看别人，最后便落了个谁都笑话我的“水蛇子腰”“大虾米背”等外号。的确，谁见过我一次，总会过目不忘，尽管都还叫不出我名讳。

咸丰年间，皆因为连年的征战杀伐，不管满蒙汉军人，都不断殁于与



太平军的征战之中。我旗人中的成年男子，不断地减少。眼看着头几年，那些日子本过得还红火的旗民家，随着家里人战死后，都塌了半个天，日子开始艰难万端起来。比方说，毗邻的正红旗下佐领苏尔哈清，职务从做千户长始，因为军功昭著，好不容易高就到副提督。只可惜，却在太平军破城的抵抗中，战死做了鬼雄，撇下一妻二妾，及上头的长者，但膝下却无一子，从此便落得家道中落，境遇无以挽回。阿玛说，旗人就是为打仗而生的，想去打仗不要紧，家中还得留有苗在。

由于英法联军的猖獗肆虐，皇上移宫热河后，便一住不归。旨命和硕恭亲王奕訢，在京遂成立各国事务总理衙门，对英、法主义“和事”。经我朝在禁苑南街缔结和约，并赔偿巨银后，战事止。而禁苑的天大劫难——火焚，却是在恭亲王与联军议和之后的一场想不到的劫难。

所以，英法联军给我旗人的印象是，恃强凌弱，无信义可言，这也是我朝该着的人祸。而后，联军不断撤至天津大沽口。因东安门外，铁线儿局的总理衙门尚未缮结，便只好将临时“议和”衙门暂设在京西海淀镇东，因恭亲王身边急缺人手，不得不求助于右格尔达伯恩阿，望派几个善扑营的旗兄，到早已空了多时的海淀镇中的“小军机处”衙门值守，并佐以随扈，以重振天朝威严。这事自然便落在我们几个熟悉王爷的人身上。次日我备好马鞍，牵马刚要动身，左格尔达苏里山突然拦我说：“这回您就别去了。”

“怎么着？有新差啊？”对他的阻拦我大为不满。我虽然年纪尚小，但近日随王多日，恭亲王可是数次夸奖我“义士之身心，满洲之倚望”。

从我开始鼓捣牛皮口袋，至少已有十一二年。净知道布库戏法的诸多神通了，但时间一长，总归单调无趣，因我算刚识得天与地，内心正疯着呢，谁愿总在一个地方猫着？总琢磨着能出去闯闯看看，不然，不怕谁笑话，我连京城到底有多大，也只能凭别人去白话，还真没骑着马转悠过。再说，做个满洲布库武师，尽管开始时很如意，但哪有那些率千百兵马的将佐校尉强？好歹还有荣立立功的时机呢。更甭说海淀“小军机衙门”离我家也近。单凭那雍正年间所建南北走向的大街，四面青砖素瓦房，极洁净，也很是古究，更令人神往了。虽离禁苑咫尺，但英法联军还没来得及祸害这里，这儿肃静啊。

胡同在把口有个堆兵拨子，却已没了往日的热闹。往里走是稀稀拉拉的摊市，皆是做新鲜果菜的贩子，来往的旗民少之再少。而原来若路过此处时，远远便会听到，来此兜售的贩子们，你唤一口菜鲜，我吆喝几声果香，好不热闹。过去来这儿玩，常见贩子间总因争抢生意吵闹撕扯。有一次还见俩卖西瓜的干起架来，等我上前一劝阻，俩人却都说是逗着玩呢。结果刚走开，俩人又接着干起来，倒是感觉有趣。难怪京人都道说“凡商怕官”，看来，商家是被官给挤对怕了。

我愿意去小军机衙门的缘故还有，在其后院，有一处宽阔能跑马练功的场子。其后则是禁苑（圆明园）的包衣护军营，也有我不少熟人。一旦来此地，我可随意出入，分明有了随意回家的机会。再就是，这里常会聚集禁苑护军或侍卫，喜好布库戏法的武师与护院把式。作为武行人来说，若想功夫炉火纯青，就必须交往这些蒙古、回、汉武师。借此机会，我还打算将武术串进布库中去。而来自草原甸子上，那些骄傲的蒙古布库名手，进京小住以后，以失败教训或成事经验论道，归纳出一句话使所有的练家子极推崇乐道“武术串跤，越串越高”“内功加套路，出手胜布库”。只要是苦练得当，定会达到“黄瓜架子两扇门，关开自是善扑人”。说到底，我还是要强。

左格尔达苏里山，见我噘着嘴迟疑，便道：“我寻思着，我要是去……”这使我猛然想起来，他萨里甘（满语：正妻）就住镇内。得，既然人家张了口，那我就该容让，他毕竟整日应酬公事难得离身，只是想要个方便。而我家又远不到哪儿去，还是该谦让尊长，特别是对多年照顾我有加的苏里山翼长，先与其方便才对。

结果，我俩最后谁也没去了。缘故是恭亲王将随侍改成了健锐营人，说西使不喜欢善扑营人的野蛮无度。闻听后，甭说恭亲王生气，连格尔达苏里山也跟这事较起劲来。我倒是暗自寻思，哼，敢情洋鬼子，还是怕拼命的。

英法联军撤后不久，各旗营所饲养的马匹，不断染疫烂蹄。有时骑着马正赶路时，也不知怎么回事，马便会猛然一头栽倒，一命呜呼。为此，各旗营又摊派出人，成天赶修各处的马神庙，烧香祭拜马神，还得将尚未染疫的马匹，与疫马分离开来，并将疫马赶到南口一带的山里去散养，凭



其自我求生去了。旗人对于病马，最舍不得杀戮，也只有将病马赶到远处。而已死歿之马，是从来要认真地去埋葬，同立碑位。马是旗人的“牟乎里阿玛”（会飞的父亲），完事之后，我们又匆匆地赶将回来，收拾如同烂摊子一样的北京城。还好，位于报子胡同内的西营，并未遭火焚，却是被列强糟践得一塌糊涂。

那块康熙爷御题的“敕建善扑营”牌匾，与御题“臂凭斗牛”的烫金殿匾，早被联军劈了当作柴烧，还剩下几片残迹。在宽敞的善扑营的营院内，遍地都是没脖儿的蒿草。青砖缝儿里，挤出的密麻麻的苦苦菜，正蓬勃生发。房上瓦片子也被飞火（流弹）炸乱。最可恨的是，营内已繁衍成群的大耗子，竟狂獗得到处乱窜，个头大的像小狸猫。我们忙放了几十把鼠夹，又抱了老猫来，耗子这才渐少。等出门再看那座有名的当街庙——旃檀寺的脊瓦，也被杂草顶破了天……借故，我顺便悄悄看了一眼，坐落于石虎胡同的富察老府院。还好，并未被联军摧毁，这也就免去了我玛发（爷爷）的担心。而东安门内的富察祠堂，倒是平安无事，我忙赶去上了几炷香。

再看东营（隆福寺北）就更糟糕啦。码放在门厅的康熙爷御用的“牛皮口袋、搅棒及石锁”等镇殿宝贝皆被损毁得稀烂。联军用这儿做了几月的马厩，弄得满地是星星点点的陈旧粪便。尚还活着的门子，一听联军要来这几驻兵，他当时就逃了。门子说，其实，英法联军内大多都是从印加那边雇来的人，只有那些个蓝眼高鼻梁的白人，才能够主事当家。待其他人立军功后，才能成为主下之主，并会奖励给他几个奴才。这和我朝施行的“勋者抬旗”，几乎是异曲同工。

当年圣祖康熙爷，广尊汉将，不拘一格地提拔汉军八旗，还下旨对汉官的自称改成“臣”，成就了“满汉一体”。既然与联军有一样之长处，那么我朝这仗又败在哪儿了呢？最为痛惜的是，联军将在南苑海子打到的驯鹿、老虎、黑熊、单峰毛骆驼、仙鹤等珍奇异兽，运至东营剥皮并烹煮。他们大多不识货，甚至撇掉了稀罕的鹿角、鹿茸及虎骨熊掌，而只知道吃肉解馋。他们常金银锡铜不分，并将所见到的铜门、铜缸尽情打碎，全当成宝贝疙瘩，小心翼翼地装进麻袋里，源源不断地拉到大直沽，经洋船运回他国去。

东营正殿地下与庖房的铺上，也到处是烂洋靽鞞（鞋靴）与臭裹脚布，看来他们还不懂什么叫袜子。在当院被砍倒的葡萄架与丁香树下，还长出了一丛丛的狗尿苔。我们满营院四处捃摸，已找不到康熙爷当年御提的斗方大字“武贯紫薇”匾额，更甭说那些镇殿的赤金匣子、雍正爷御赐给善扑营的镶玉宝刀、包金盔甲了。寻遍院落，却没找到哪怕是一盏可盛水的瓢碗。营中所有的锡铜镀金器皿，估摸着也被洋兵当作金银包圆儿卷走。营中唯剩下几口被打出罅（裂纹）来的大铁锅，若不是点火烧水，还真不知锅已被打漏。营人一边归置院子，一边一口一个“王八蛋”地骂着。见洋兵都没见过一面，又能和谁去拼命？明知到不了他们的洋枪跟前，便会完蛋成全了自个。皆言可怕的洋枪炮，真要灭我朝于无路啊。

英法联军是撤走了，但我朝最难应付的还有太平军。

待拾掇完了东、西二营，左、右格尔达遂引领我们开始祭拜“营祖^①”。

“营祖”是谁？外人多不详知。“营祖”是画于善扑营正殿内迎面墙上的，一位半赤膊的胖武士——也叫“营神”或“布库佛爷”。

传说营祖原本住在蒙古草甸子，他受神的指派，悟造出相扑与厄鲁特及布库戏法。他的长相与蒙古都统衙门供奉的蒙古大力神近似，但模样可没那么富态雍容，他不过是多穿了一件酷似彩色褡裢的赤膊武士，即为造出布库戏法的老祖宗。

一日我自言自语道：“这个家伙也不多穿点……”谁料竟被个爱扎针儿的营兄禀告了格尔达伯恩阿。他立刻便气哼哼地赶来对我言道：“那你就该给营祖穿上衣裳，什么？穿不上？那你只有陪祖宗跪一天吧。”得，算我嘴欠，该着倒霉，这天，我便光着脊梁跪在营祖面前，冻了一早晌……而还没等罚完我呢，便由另一个小子顶了我的罪过。他也是因为瞎扯了一句话，他曾说：“营祖若换上猪头，一定比《西游记》里八戒还好看。”他跪的地方很艰难，被放了一片带棱尖的豆石……

即便旗兵官佐，虽曾叱咤本翼，但当一进得善扑营的门，至营中做

^① 不仅是作为皇家翼营的善扑营祭拜营祖——营神，清朝军队所有的营翼，都有自己的祭祀日与不同的营祖。比如健锐营，开始祭拜的是福康安，后来又改了。炮甲也要继嗣炮神、火药神。鸟枪营要祭拜銃神。诸如此类的营神，当时是遍营都是。既要烧香又要燃表，三至五贡，必不能少。打仗前拜关公，退兵拜“千里神”，等等。